

# 虎口餘生四十年

陳 杰

## 菲華抗日鋤奸豪難回憶

日寇南侵，菲律賓淪陷，作者參加抗日地下工作，承之菲華抗日鋤奸迫擊團宣傳組組長，主編掃蕩報。

不疑有他，十密一疏，竟被左派抗日反奸大同盟爪牙滲透出賣，落入日憲手中，受盡折磨，幾瀕於死，幸命不該絕，嗣後搭救有人，始得脫險。虎口餘生，前塵往事，已成陳跡，惟留下慘痛回憶，畢生難忘。

茲值蒙難四十年，感慨萬千，泚筆撰寫此文，記述經過，俾供國人一知共黨之陰狠毒辣。

### 日寇南侵菲島淪陷

日本軍閥，窮兵黷武，於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年），藉端製造七七事變，靠其堅甲利兵，大軍浩浩蕩蕩入侵我國領土，當時日寇首腦，自視兵力強大無比，氣餒萬丈，目空一切，嘗誇言三個月內征服中國，結果是打錯了算盤，迷夢歸於幻滅。論武器裝備，縱然我們遠不及日本侵略者，但自抗戰序幕揭開，全國軍民及分佈海外華僑，上上下下，本敵愾同仇，團結一致抗敵，意志堅強，士氣高昂。尤其在我最高當局策劃之

下，主張持久戰、消耗戰，利用廣大疆土，拖住了日軍，使入侵日軍泥淖深陷，不能自拔。

戰爭的延續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日軍勞師遠征，戰費負擔之鉅，軍火消耗之大，隨著時間日漸窮於應付，這豈是侵略者當初所能顧慮的？

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年），日本國內物資短缺更甚，況且當時又與英、美兩國交惡，處境益窘，然而爲了以戰養戰，打開出路，於是不惜孤注一擲，冒大風險，發動南侵，以搜刮廣大南洋羣島物資，來支持其侵略戰爭。

這一年，十二月七日，偷襲美國珍珠港（PEARL HARBOR）；旋於八日瘋狂以海陸空三面夾攻菲律賓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在非之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（GEN. DOUGLAS MACARTHUR）宣佈，馬尼拉爲不設防城市。次年一月二日，日軍以排山倒海氣勢，進駐菲島，佔領了馬尼拉。

菲島淪陷，愁雲慘霧，暗無天日，華僑大商行，多被標封，貨物被搬走一空，日軍劫掠，姦淫，屠殺，放火種種暴行，真是罄竹難書，尤以違背國際公法，殺害我中華民國駐菲外交官楊光注

總領事，朱少屏、莫介恩兩副領事，及館員等八人，暨華僑抗敵會委員九人，殘暴野蠻，可見一斑。

### 抗日鋤奸地下組織

海外華僑一向厭惡與痛恨日本軍閥之侵略。抗戰期間，南洋羣島各城市，均有華僑抗敵後援會之組織，抗敵工作，十分活躍，華僑非僅出錢出力，支持抗戰，且有不少華僑青年放棄家庭之溫暖，而毅然回國投軍，參加實際保衛國土戰鬥行列，殊屬難能可貴。

南洋羣島淪陷後，華僑置身敵人鐵蹄下，抗日活動並未中止，祇是由公開轉入地下。就菲島來說，當時在馬尼拉之地下組織有：華僑血幹團、菲華青年特別工作總隊、華僑抗日鋤奸迫擊團、華僑抗日義勇軍（以上抗日地下組織，都擁護國民政府）。至於華僑抗日第一支隊（簡稱華支）及抗日反奸大同盟（簡稱抗反），其領導人純爲左派，道地是共產黨之地下組織，藉抗日爲名，掛羊頭賣狗肉，招兵買馬，吸收華僑青年，供其驅策，成員除左派同路人外，亦有若干青

年受騙，誤入其圈套被利用。

淪陷期間，華僑抗日地下組織，因受環境限制及其他因素，當然比不上國內之忠義救國軍與鐵血鋤奸團那麼有聲有色，更談不上直接給予日本佔領軍重大破壞打擊。因當時日本之菲島派遣軍當局，曾有告示，凡日本人一人遭暗算，要捕殺一百人抵償。為恐幹掉日人，惹來無辜受殃，反造成華僑社會不安，所以未敢貿然下手。囿於環境拘束，唯一工作活動範圍，為秘密收聽重慶廣播，蒐集情報，發行地下小報（秘密分送愛國僑胞閱讀），同時以行動制裁日軍狗腿（漢奸）。首任僑華協會會長吳荷來，僑華文報社長陳天放，以及收買廢鐵供應日軍之資敵奸商，暨日軍僱用之華探，被我方地下工作人員狙擊，而飲彈殞命者不少。殺雞教猴的轟轟烈烈表現，漢奸走狗莫不膽破心寒！

### 籌組迫擊來龍去脈

民國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春夏之間，一羣意志相投，純潔愛國青年，懷於民族大義，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古訓，為救亡圖存，共赴國難，聊盡國民天職，乃發起組織華僑抗日鋤奸迫擊團（簡稱迫擊團），同時租賃市郊仙籠（SAN JUAN）佔地面積甚大之花園洋房一幢，為秘密機關，房東係一西班牙籍老太太，與兩少女同住右鄰另一樓屋，花園內植有不少樹木花卉，後門可通其他街段，租賃此屋，非獨有掩飾作用，而且有退路，一旦發覺情況不妙，工作同志立即可逃避脫身，環境相當理想。而且在馬尼拉市

亦設有數個聯絡站，其中重要之一站，為位於仙查古律示（SANTA CRUZ）街，芳園酒家近鄰，故友沈祥琛父子經營之電器行內。沈氏為人熱情親切，廣交遊，有江湖義氣，與高度愛國志操，恨日本侵略者之殘暴，常語人：「頭可斷，抗日之志不可移」。其堅強抗日意識，不難揣而知之。作者承沈氏介紹，就在那一年某月某日，在一密約地點，與團長陳培德接觸談話，大家談來很投契，於是在抗日大目標之下，携起手來，開始從事抗日鋤奸工作。

迫擊團之組織系統：團長陳培德，副團長李連碧，總務組組長蔡振聲（水波），鎗械保管組組長李連碧兼任，特務組組長陳培德兼任，聯絡組組長姚氏（名不詳）。突然失蹤，下落不明，料早被日寇捕殺），宣傳組組長陳杰，主編掃蕩報。上列各位，為決策階層，尚有直接、間接參加此聖抗日工作之成員，不下四五十人。為萬全計，除團長及各組長常有接觸，其他凡必要聯繫，或須通風報訊，概由聯絡單位分層負責執行。

關於武器方面，先後購置者，共有各不同口徑短鎗三十餘支，均密藏於市郊租賃洋房洗手間，特別設計壁堵中。每一次要對資敵奸商及探子開刀，必先搜集研究有關資料，然後發函警告，一次兩次三次，再不斂跡的話，最後祇有下手取其腦袋。陳培德團長體格不大，可是膽量够大，他究竟甚麼出身，我不了解，也不便多問，曾幾度看他親自帶領一批精壯青年，各携短鎗出發公幹，臨行前一切都有週詳計劃，漢奸的姓名、相貌、出入地點，都事先查得一清二楚，率領特工同志

到達目的地，位置之分配，誰觀風，誰下手，誰負責掩護，從那一條路進退，都繪圖明白指示，所以臨陣不亂，因此，鋤奸工作十分順利，未曾發生意外，他的確是一位有謀略、肯冒險、能負責的領導者。

### 迫擊團被間諜滲透

一九四四年，在馬尼拉之華僑地下工作者，格外活躍；落水的漢奸走狗，被襲中彈身亡者，越來越多了。因此，日本憲兵隊懸賞搜捕地下抗日份子，也越來越緊，風聲鶴唳，到處瀰漫恐怖。馬尼拉這城市，雖然幅員不廣，若沒有線索，即使日本憲兵三頭六臂，神通廣大，也無能為力。可是日本憲兵隊一向慣技，便是收買漢奸、探子，供其御用。透過漢奸探子為耳目，提供線索，然後依循線索，捕捉抗日份子。這些甘心為敵人鷹犬之華僑敗類，向日本憲兵隊大賣其力，因之在這一年，我華僑地下工作者被圍捕一去不返者，數不勝數。

是年九月二十一日，美國空軍開始首次轟炸日軍盤踞下之馬尼拉。這一喜訊，使居民心知肚明，美國大軍反攻非島為期已近。可是非常不幸，迫擊團就在九月下旬出了事，原因是負責聯絡的一小差鄭孫燦（地下工作時使用這名字，是否真名實姓，無從查證），這小人見利忘義，鉤搭一中菲混合血統敗類H·K郭，此人與日本西憲兵隊臺籍通譯員高平締結金蘭，暗地裏把迫擊團領導人物及資料，奉獻日本西憲兵隊。鄭奸是何人引薦入迫擊團，我一直不明瞭，溯自我參加

迫擊團工作，他就一直跟我們在一起。仙範秘密機關，除上層人員及一部份特工外，他是常出入的唯一下層人員，大家在一起從事地下工作經年，我們對他不猜疑，也看不出有任何破綻。因此，迫擊團擁有鎗械子彈多少？藏在何處？他當然瞭如指掌。俗云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」，沒以為他是左派「抗反」一份子，奉命來滲透，詭計多端，早就別有陰謀。十密一疏，到了迫擊團出了事，同志被出賣，喫了無可補償大虧，奸匪毒辣陰謀敗露，才恍然大悟。

### 街頭蒙難飽受折磨

一九四四年，九月二十八日中午，當我穿過麥達琳那 (MAGDALEENAST) 與亞示噶拉牙 (AZCARRAGA ST) 十字街，走近鄭孫燦在路旁人行道販賣香煙攤位，彼此打了一個招呼，不疑有他。他神秘兮兮，突然從預先收藏之玻璃罐，取出幾顆糖菓要我喫，眼往常有點異樣，當我正在懷疑他，究竟這葫蘆內賣甚麼藥？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從左側 H·K 郭住宅，出來了兩個穿便裝，光頭，小眼的大漢，一直盯住了我，相距大約七八步。一警馬上就意會情況不對，惟在這危險關頭，祇好保持鎮定。乾脆不睬，從從容容轉身就走開，準備走到麥達琳那街曙光學校附近小巷，便可加快步伐，溜跑脫身。焉知才向前走了幾步，迎面又來兩漢，早埋伏攔住去路，兩漢各持手鎗，其中一人，操臺灣語以喝我止步（這一人是西憲兵隊通譯員高平）。鄭孫燦如此不仁不義，以糖菓暗示日憲，我被出賣，墮入陷阱，

在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」情況下，無法脫身，終於被日憲捕拿，立刻押至同街華西車器行附近。當時有哨兵站崗，崗位週圍堆滿沙包，就這樣雙手被反綁，迫坐地上，頭和背向地上壓，然後覆以大帆布，椎骨彎曲，痛苦極難受。經過八個多鐘頭，天幕低垂，才被押送至西憲兵隊（王欽照像館館址，淪陷時被佔用）。從此我失去了寶貴的自由，落入日憲魔掌，飽受了殘酷拷訊，與非人之折磨。西憲兵隊有五間空房，每房二十多人至三四十人不等，門戶鎖閉，日夜有憲兵輪流看守。牢房無窗，不通風、天氣熱、蚊子多，三更半夜常聞從刑房傳出中菲抗日份子受毒刑之慘叫哀號，令人毛髮悚然！每日輪流看守之憲兵，心地善惡各不同，善良者，即守分寸，不隨便凌辱囚人；不善良者，時露猙獰面目，窮兇極惡，不時作弄牢房拘押人爲樂。例如挑選兩人，命對立互打，鼻子、嘴巴鮮血淋漓，至兩敗俱傷，才准停手罷休。誰被挑出互打，誰便是倒霉、糟糕。有時玩弄拘押人，命俯臥地板，把雙手雙腳反綁在一起，然後吊離地面，一直等到這惡魔滿足其虐待狂，才解開繩子，把這拘押人推回牢房。日憲不人道，無人性，凌辱拘押人，真是舉不勝舉，述不勝述。

我被拘禁於西憲兵隊約過了兩星期左右，迫擊團幾位同志，又陸續被縛而來，包括聯絡站長沈祥琛，總務組長蔡振聲等。據嗣後探悉，在風聲吃緊時，他們率同志六七人，離家相偕逃亡，不知如何，藏身之處又被奸細偵知，結果日憲按圖索驥，不幸於一個深夜裡被包圍，一網成

擒（這一批同志，後來就一直杳如黃鶴，沒有消息）。

十一月中旬，有一天下午，突然一憲兵呼喚我姓名，把我從牢房帶至一訊問室，室內有一張辦公桌，桌上置放一把日本武士刀，一位憲兵訊問官（已忘記其官階等級）從桌上取出一些文件，當然以日文書寫，要我簽名，內容我不懂，簽了名，通譯員告訴我，因為我是抗日份子，要把我殺掉，同時問我要不要給家人留話？以一個生命操在敵人手中，任人宰割威脅，生存面臨絕望的拘禁人來說，與其精神及肉體受折磨痛苦，不如早些了此殘生來得痛快！況乎至此境地，尚有何戀？回到牢房，雖心事重重，但一切仍平靜如常，看不出有甚麼異狀。至天黑燈亮不久，驕地來了十幾個各荷步鎗兵士，帶着好幾捆繩子，站在牢房外等待。約一刻鐘，幾個憲兵長官，操著噁哩咕嚕日語，下達命令，旋值日看守憲兵，把下鎖的牢房一一啓開，另一憲兵手執名單，把他們要的拘禁人喚出來，一共有好幾十人。用繩子反綁每一人的雙手，然後再用粗大繩子繫住一串。就在十幾名荷鎗兵士押解下，隨同領隊憲兵，走到樓下。一輛大型軍用卡車，已停在那兒等候，這一批同患難拘禁人，一一被推上車，若裝運貨物一樣，擠在一起，蓋上大帆布，發動引擎，車便開走而去。一路頭顛搖擺，但大家都鎮靜等待末日來臨。大約過了三十多分鐘，車停下來，大帆布拉開，一一被推下車，才曉得此地是恐怖的卜仙參裝 (FORT SANTIAGO) 憲兵部。

## 黑暗牢房窒息地洞

在我們抵達前，此地曾受過美國空軍轟炸，滿地都是破碎瓦礫及玻璃，赤著腳在這些障礙物上面行走，腳底肉多處被刺傷（我被西憲兵隊逮捕時，現款、手錶、褲帶、鞋襪等，都被沒收，不發還）。到達卜仙參戰憲兵部，繩子解開，我們一千人被送入各不同牢房。我被拘牢房，沒有窗，沒有燈光，黑黑暗暗，伸手不見五指。牢房一扇出入的小門，用黑布籠罩，封得緊緊密密，外面的光線，完全透不進來，使這牢房增加了無限神秘。牢房內究竟有多少人？是甚麼種類的人？是男？是女？一概不知。當被推入牢房，祇好仿盲人摸象，左摸右摸，前摸後摸，四週都有人，無可奈何，就在這些人中擠一座位，日夜曲著腿呆坐，與外界完全隔絕，黑夜去，白日來，白日去，黑夜來，都一無所知。當夜，吃蚤、蝨子、蚊子，成羣結隊而來，一身虛弱的軀體，還要以血肉來作蚊蟲飼料。

第二天，美國空軍又繼續來轟炸軍事目標。我最大願望，是這一個卜仙參戰憲兵部，能够被鐵鳥巨彈投中，讓大家同歸於盡！

在這黑暗牢房，兩天兩夜都不供應飲食，至第三天，始移禁於石板砌成之曲尺形地洞。四週石壁，無窗，祇有出入口一扇鐵門，空氣來自此門，論環境，當然比黑暗的牢房好一點，可是意料不到，禁錮於此數十人，於同日下午，不知從何處又抓來更多的人，一批一批源源魚貫而入，日憲不管人多已達飽和狀態，仍不斷把人推進來

，一共擠滿了千餘人，這一來，逼仄容納不下，已再無空間位置。因為人多，洞內空氣稀薄，加上碳氣、污氣、濕氣及地上發出之臭氣，造成了人呼吸困難，許多人面臨窒息威脅，高聲呼叫掙扎。守兵不理，一剎那，抬來一桶水，對準著鐵門潑進來，頓時弄得水汪汪，遍地泥濘，人人坐立不得。在這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窮途末路情形下一個個相繼暈倒，停止了呼吸，窒息而死。到了深夜，已不再聽見為生存掙扎呼號，洞內留下了一片淒涼死寂。除了幾十人，站立近鐵門，能够呼吸空氣，一息尚存，其他九百多人，都先後斷氣死亡。我之能够趨吉避凶，原因是移禁來此地洞，人既多，要挑選四人任囚長(CAPTA-ING)，負責協助掌理牢房事務，但須懂得日語，以便憲兵值星官來時，向其報告人數，我被拘禁相當時日，已熟聽日語，並且略諳簡單會話。比較菲律賓人聽講能力，略勝一籌。佔此便宜，乃被選為囚長之一，於是站在靠近鐵門出入口處，能呼吸一點空氣，這一回，才逃過了窒息之災。

房，周圍有日本兵看守，獄吏及管理人清一色是面目兇惡，沒有笑容的日本人。禁錮於此，餓死者，日日有之，無日無之。有死後不瞑目，更有死後張口露齒，似乎猶作無聲反抗，各種形象死狀，大非筆墨所能描繪。

兇惡可憎的獄吏，每天必到各牢房，站在門欄外，逐一檢視，以目光掃射一番，然後要問牢房內拘禁人道：「多少人死？」，等牢房內的人回答死亡人數，這無人性傢伙，必使用生硬英語說：VERY GOOD! VERY GOOD! (很好！很好！) 殘酷的日本鬼子，絕對沒有「仁慈心」與「人類愛」可言。死掉的人，必須等待獄吏來掛上紙牌，寫著姓名及時間，就如此這般，讓他們僵臥三天五天，與活人坐臥在一起，一直到被抬出。

在市獄嗜盡鐵窗風味，過了一段辛酸的日子。有一天午後，忽然獄吏來開門，喚出三十多人，帶至牢房外庭院，到底是甚麼事？令人莫名其妙。原來庭院中擺著一張長桌，桌上堆放一疊公文，以我猜測，也許是各憲兵隊送來的報告書，及拘禁人記錄。這一張長桌正面及左右，一共坐著六七個軍裝畢挺，佩掛一列勳章，威儀十足的日本軍官。而我們這批中非青年，被指向長桌站立，軍官中之一人，手持一份公文，以日語宣讀，由日僑翻譯英語，才知道是形式上的軍事審判。我雖被宣判入獄監禁十年，可是我一點也不掛在心头，因為美軍反攻非島已有了明顯跡象，勝利在望，等不了多久。自忖祇要不被鎗決，即生存尚有一線希望。

## 囚圖百日宣判十年

兩日後，又要搬家，反綁雙手被押出，連同其他牢房之中非青年三十多人，以軍用卡車載往市監獄。這一市監獄，有廣大庭院，有一系列牢

宣判後第二天黃昏，一共幾十人又被喚出，再來一次搬家，依然老樣子，各捆綁雙手，推上軍用卡車，覆上帆布，送往遠離馬尼拉市數十里之悶丁魯巴 (MUNTINLUPA PRISON) 大監獄，時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，聖誕節前夕。

### 移入大獄出現曙光

大監獄共有十六座大樓，每一樓都有現代化浴室、廁所，和一張張上下兩層睡床，這是菲律賓原有的監獄，才有處處講人道的設備。當時爲尊重菲律賓傀儡獨立政府，表面上獄政由菲人治理，其實祇是僱用一批菲人在監獄工作，上級獄官仍是日本人，況且有日本兵日夜在露天廣場站崗看守。不過對拘禁人來說，起碼有幾點好處：(一)不再提堂拷訊逼供，(二)每座樓分上下兩層，有足夠空氣，白天有陽光，入夜有電燈，人人可自由走動，談話也不禁止。(三)有一定時間，准家屬探監。我於獲知監獄情形後，便動起腦筋，想寫信回家求援，久與家人音訊隔絕，要寫信嘛，無紙無筆，無從下手。幸好第二天爲聖誕節，菲人家屬來探監者甚衆，藉此機會向一探監菲人，索來一小片香煙包紙，並借一枝小鉛筆，書寫家中地址，同時約略告訴家人，囚禁悶丁魯巴大監獄，第十六座樓(此樓供病人住)，有固定時間可探監。這便條寫畢，就懇託探監菲人帶轉，這位菲人宅心仁厚，欣然伸出同情之手，很快就把便條送到家，且不受任何報酬，大恩大德，無限銘感！緣自我被敵人逮捕，久無消息

，生死莫卜，累及堂上老母，愁腸百結，憂慮畢心，日夜求神託佛，等待奇蹟之出現。乍然接菲人遞到便條，知尚在人間，老懷欣慰，自不待言。惟當時馬尼拉及市郊，屢受美國空軍轟炸，一路上支離破碎，瘡痍滿目，往來行人極少，要由馬尼拉去悶丁魯巴監獄，殊不安全，先父其時年齡介於天命與耳順之間，雖未畢露龍鍾老態，但讀書人素來文弱，且常有疾病糾纏，在交通幾乎癱瘓，路上毫無安全保障，要出門遠行數十里去探監，確是一大冒險，可是畢竟出於骨肉天性，他把安全攔在一邊，置之度外，不顧慮這個那個，率同三弟暨許君源成兄，於接即便條後數日，僱用馬車代步，斷斷續續趕路，馳往探監。歷經滄桑，父子兄弟相見，恍如隔世，悲喜之情，無以名狀。

在此大監獄，每日兩次糧食配給。所謂糧食，是切碎番薯和玉蜀黍粉末，混合煮成流體糊狀食品，每人一小碗，品質惡劣難下嚥，且乏營養，區區數量，亦難果腹。當時坐監的人，十之八九，都是骨瘦如柴，面色蒼白憔悴，誰知天地間，猶有如此殘酷飢餓之小天地？

### 保釋出獄重見天日

由於我身繫囹圄，受盡折磨，癯瘠羸弱，損失體重四十多磅，身又抱病，無醫無藥，他們瞭解這事實，於探監畢，在獄外租賃菲人小茅屋住宿過夜，便趕回馬尼拉，奔走設法營救。據云在我被鄭奸出賣，陷入日憲掌中，家人曾央三託四營救，結果花錢受騙，一切都落空。時適曾廷泉

繼任僑華僑協會會長，因曾君生長於廈門，拉來有小同鄉之誼，吾父乃向其求助，祇以當時在馬尼拉之臨時拘留所太多(聞凡有六十多所)，人不知拘禁何處，調查困難，無能爲力。但曾君一口答應，俟知下落，一定鼎力幫助。到了移禁悶丁魯巴大監獄，經吾父走告陳述情形，果然一諾千金，有了奇蹟出現，那是一九四五年正月初旬，日軍在菲律賓，海空戰團能力悉被摧毀，挫敗局面已形成，只僅陸軍尚死守頑抗而已。在此時一名叫西村者，接任憲兵代司令，坐鎮馬尼拉。西村氏其人，與曾廷泉看來交情不錯，僑華僑協會爲我辦保釋手續，由曾廷泉出面，西村代憲兵司令，特放人情批准，並發通行證，以便利路上戒嚴，可往來不受阻攔與麻煩。一切既順利，吾父即仍舊帶著隨從——三弟和許君源成兄，僱馬車趕程馳往悶丁魯巴大監獄。持有上峯批准手令，獄官千順百從，何敢刁難？記得當時祇給我保釋治病文件上簽名及蓋指印而已，就這樣離別大監獄，一同乘坐馬車，問關輾轉回馬尼拉。

出獄後，歷經相當時日，醫治內外創傷，健康始逐漸正常，但四十年來之後遺症胃疾，却一直留給我無窮困擾。

在我保釋離開悶丁魯巴大監獄，大約過了兩星期，是年之二月七日，忽從吾家住宅門外，傳來 VICTORY (勝利) 歡呼聲，朝窗一望，才知美國大兵已長驅直入，收復了失地。期望了三年，勝利終於來臨，結束了敵人蹂躪下，黑暗、恐怖、慘無人道日子，那有不歡天喜地，額手稱慶？

在此應予附及者，當日軍敗北逃遁前，到處縱火破壞，並不顧人道，將判罪拘禁囚丁魯巴大監獄受刑人，不管判期長短，全部分批押出，以機關鎗掃射。假如當時吾父沒苦心和耐心，爲我奔走保釋外出治病，勢必老早一命嗚呼，焉有今日尚存人間？

### 正副團長同被暗算

馬尼拉光復後，我曾走訪迫擊團一位忠實的同志能南君，他父親爲住敦洛區望高獅魚乾商。這位同志的母親和我見面時老淚縱橫，告訴了我兩件事：第一件事，是她的兒子能南，當時爲避日憲追捕，逃往南呂宋仙叭洛(SAN PABLO)，於日軍敗退時，與華僑數百人，被當地駐軍八名，集體誘殺；第二件事，是迫擊團李副團長連碧，在馬尼拉光復前的某一天，被日憲挾持下，押至其家，要捕拿她抗日的兒子能南，可是她的兒子早已逃之夭夭，日憲撲了一空。她接著又說，看到李連碧時，形體已失正常，面頰呈現一大片焦黑創傷，兩脚又微跛，一定是受過毒刑，她瞭解李連碧是愛國志士，被挾持而來，其中必大有文章。

查迫擊團出了事，李連碧便出走逃亡，爲何輕易落入西憲兵隊魔掌，從各種跡象及旁證推斷，同出一轍，被左派「抗反」爪牙鄭奸出賣無疑（按李連碧一片丹心，不屈被殺殉職，大約在一九四四年歲杪）。至於團長陳培德，說來尚有一段離奇曲折故事，這是戰後迫擊團一忠實同志向我道出，時在非島光復前，日憲之追緝風聲

一日比一日緊，陳培德東躲西避，最後退避南呂宋某地，該地爲「抗反」份子潛伏地帶（戰時「抗反」標榜抗日，並未露出真面目），俟「抗反」爪牙鄭孫燦赴南呂宋歸隊，這一來，又與陳培德混在一起，陳培德一向支持政府抗戰國策，既非「抗反」的同路人，當然不配稱爲他們的親密戰友，況且「抗反」利用鄭孫燦誘迫迫擊團，早就有一套陰謀，陳培德疏於提防內奸，竟上了大當，惹來殺身之禍。聽說就在美國大兵攻克馬尼拉之後，「抗反」潛伏南呂宋地下工作人員，以勝利者姿態，整隊步行來馬尼拉（當時正常交通未恢復），陳培德亦隨隊同行，不幸在途中山林地帶，遭此無人性傢伙鄭孫燦下毒手，從其背後開鎗擊斃，把他棄屍荒野。

### 出賣同志一舉三得

鄭奸孫燦，在「抗反」地下組織，負有甚麼特殊使命？及他在「抗反」中居甚麼地位？非吾人所能知，但他把握一九四四年美國大兵反攻登陸非島禮智省前夕，對迫擊團下手，名利雙收，顯然有三大目的：第一目的，透過敗類K郭，提供日本西憲兵隊有關迫擊團地下組織線索，起碼可分享日憲之優厚酬勞；第二目的，竊取迫擊團藏於仙範秘密機關之鎗械三十餘支（這批鎗械，是鄭奸竊取變賣，發一筆不義之財，抑整批奉獻其上司「抗反」頭目報功？祇有他自己知之）；第三目的，心狠手辣謀害迫擊團決策階層人物，於光復後，派人接管迫擊團，使成爲「抗反」附庸，事證俱在，有目共睹，毋庸多饒。

舌。

### 非島重光面目全非

當勝利來臨，非島重光，各抗日地下組織，由地下轉爲公開之抗日團體，分別在馬尼拉設立團部、隊部、總部，迫擊團自不例外，也掛起皇招牌來，可是淪陷期間，爲達成抗日鋤奸使命，出生入死，艱苦奮鬥，冒險犯難的領導人，被鄭奸出賣，幾乎犧牲殆盡，左派「抗反」，就乾淨俐落，霸佔迫擊團，派人接管，（王清流即爲其中之一人，未久回大陸投共）。歷經兵荒馬亂，世事滄桑，倖存之迫擊團同志寥寥不多，實際上起不了作用，大權既操在左派份子之手，發號施令，大事擴展勢力。有一批青年未識被利用，更有些投機份子，朋比爲奸，同流合污，以抗日團體名堂，抓住戰後一片混亂，非政府猶在真空狀態機會，一切無人干涉，狐羣狗黨，成羣結隊，持武器藉沒收敵產，儼然如奉命之接收大員，非法掠奪華僑財物，亂拋罪名，勒索敲詐，大發勝利財，諸老大哥坐享分潤，無法無天，與土匪何異？

怪不得幾位正派迫擊團同志，看不順眼，因而跟左派把持者鬧翻，這麼一來，才分了家，於是另有另一迫擊團三九九部隊之產生。

我之參加地下工作，已在前面表明心態，戰後目睹日軍鐵羽降落，抗日任務完畢，便不再過問。再說，迫擊團既被左派赤匪霸佔，豺狼當道，面目全非，當然更無容許我這「迫擊」主人，被害不死之倖存者有插足餘地。

### 偷運軍火潛回大陸

在此尚須一提者，即當年左派毛子毛孫，包括鄭奸在內，以難民身份為掩飾，於菲島光復不久，偷運鎗械軍火潛回大陸，戰後頗多軍械流散民間。左派份子以種種手段方法搜集，藉口防禦土匪，保衛鄉里，整批軍械，偷運帶回國內，多由廈門入口，轉運各地。中共全面叛亂，篡奪政權之前，向南洋羣島動腦筋，遍搜鎗械軍火，

似乎不只僅菲律賓這一地區。然而從各不同角度觀察推斷，偷運軍械能順利關關，不外有下列原因：(一)廈門海關人員，或許戰後對海外歸僑特別優惠客氣，疏於嚴格檢查；(二)廈門海關人員，可能受賄賂，睜一眼，閉一眼，讓他們過關；(三)廈門海關人員，或許被滲透，或許是他們的同路人，大開方便之門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### 海難沉輪累及善良

光復之始，最早行駛馬尼拉及廈門的海上交通工具為「恩典」號難民輪，每一航次，搭客及行李，都飽飽滿滿，行駛沒有幾趟，恩典輪便發生海難沉沒，其原因衆說紛紛，惟可能性最大者，即跟左派份子行李中密藏軍火大有關係，海難發生，輪中一大批久客思鄉心切之善良歸僑，就如此白白枉死，葬身大海，這應該歸咎於左派份子的深重罪孽，累及善良僑胞無辜受害！(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寄自美國加州)

## 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

何 輯 五 著  
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

要目：貴山富水憶舊痕，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，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，顧祝同與西南軍政，追憶吳鼎昌主席，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，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，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，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，篇篇可讀，更富史料價值，全書四百餘頁，穿線平裝，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##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  
定價新台幣柒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，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，篇篇引人入勝，嘆為觀止。